

閩

史

開
馬

光緒三年三月朔
北崇文書局開雕

政和三年秋於東都清平坊傳此書敘云甲辰歲編次蓋唐
僖宗中和四年也而其間已有書僖號者或後人追改之彥
休敘事頗可觀但過爲緣飾殊有銑谿虬戶體此其贅云次
年三月七日再閱一過黃伯思書

參寥子者高彥休乾符中人也眾傳之本出余余得之丈人
太僕李公公得之海虞錢允言家祝允明記

題唐闕史

知不足齋奚不足渴於書籍是賢乎長編大部都度閣小說卮
言亦入廚闕史兩編傳撫拾晚唐遺蹟見規模彥休自號參寥
子參得寥天一也無乾隆甲午清和上澣御筆

闕史序

唐 參寥子述

皇朝濟濟多士聲名文物之盛兩漢纔足以扶輪捧轂而已區區晉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貞觀而後吮筆爲小說小錄稗史野史雜錄雜紀者多矣貞元大歷已前捃拾無遺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爲誇尙者資談笑者垂訓誡者惜乎不書於方冊輒從而記之其雅登於太史氏者不復載錄愚乾符甲午歲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隨鄉薦於小宗伯或預聞長者之論退必草于搗綱歲月滋久所錄甚繁尋親朋所知謂近強記中和歲齊倫構逆翠華幸蜀搏虎末期鳴鸞在遠旅泊江表問安之暇出所記述亡逸過半其間近屏幃者涉疑誕者又刪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約以年代爲次討

尋經史之暇時或一覽猶至味之有菹醢也甲辰歲清和月編
次

御覽闕史卷上

丁約劍解

榮陽公清儉

郝尙書鼠妖

斐晉公大度

皇甫郎中褊直附

吐突承璀地毛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滄州釣飛詔

周丞相對駁

李文公夜醺

路舍人友盧給事

李丞相特達

楊江西及第

崔相國請立太子

裴丞相古器

杜紫微牧湖州

許道敏同年

韋御史鐺怪

鄭相國題馬嵬詩

秦中子得先人書

齊將軍義犬

眞陵開山

鄭侍郎判司勳檢

趙江陰政事

單進士辨字

李僕射方正

丁約劍解

大歷初韋行式爲西川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常耽翫道書惑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役于部下周旋勤恪未嘗少惰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轅門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肅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尙縈俗閭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別食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褫衣帶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閭室終當棄俗尙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亦復遐壽後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

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
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
經第調數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
京師少於驪山旅舍聞通衢甚譁詢其由曰劉悟執逆帥李師
道下將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叢衛桎梏纍纍其中一人乃
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強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
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約則已見矣微笑遙謂子威曰尙記臨
邛別否一瞬五十載矣幸且相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則散繫
於郵舍壁間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之
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嘆子威之
衰耄子威謂曰仙兄既有相見之期聖朝奄宅天下何爲私叛
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所逃哉蜀國睽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

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劍解火解水解
惟劍解實繁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蛻耳異韓彭
與冀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耶他問不對唯云須
筆子威搜書囊以進亦愧領之子威又曰某得親朋書促令著
鞭以爲明晨藁街寓目豈蛻於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未克
行刑一再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
訪別言訖還館復入穴荷校以坐子威卻往溫泉日已晡矣風
埃全起夜中雨果大澍遲明泥及骭詔改日行刑再宿方霽則
王姬有薨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巡鄺
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飫僕飽馬詰旦往棘場候馬停午問方號
令迴觀者不啻億兆眾矣面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至丁已
誌焉遙目子威笑領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

及之次丁囚躍出而南廣眾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言當之
蜀脫衣換觴與子威對飲云某自此遐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
塵當奉候於崑崙石室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

參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將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近代則
無聞焉蓋羽化尸解脫略生死之事所得何常其人愚常思
之得非名與利善桎縛其身乎富與貴能膠餽其心乎噫內
膠餽而外桎縛是以仙靈之風清真之氣無從而入也

滎陽公清儉

滎陽公尙書鄭澣以清規素履嗣續門風尹正圻南日有從父
昆弟之孫自草懷來謁者力農自贍爾未嘗干謁拜揖甚野冠
帶亦古鄭公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公心獨憐之問其所
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待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錦遊故鄉里

也公深然之而公之清譽重德爲時所歸或致書於郡守猶臂之使指也將脂轄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而爲餅者鄭孫奪去其皮然後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與中何以異耶僕常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返樸敦厚風俗是獨憐子力用弊衣必能知艱難於稼穡奈何囂浮有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請所棄餅表鄭孫錯愕失據器而承之公則盡食所弃遂揖歸賓闥贈以束帛斥歸鄉里

參寥子曰傳不云乎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公所執如此宜乎子孫昌衍光輔累朝矣

郝尙書鼠妖

許下郝尙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使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在冊書一日夙興將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轄

未及陷足忽有巨鼠過庭北向拱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略無憚意因擲靴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墮於葶中珠目錦身長筴細螫勃勃起于舌端向無鼠妖則必致臙指潰足之患矣
參寥子曰梟鳴鼠舞不常爲災大人君子遇之而吉

裴晉公大度

皇甫郎中編直附

皇甫郎中湜氣貌剛質爲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而直爲郎南宮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溫洛時相允之值伊瀍仍歲歉食正郎滯曹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跡庖突無烟晉公時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卑辭厚禮辟爲留守府從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珥事大之禮公優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于集賢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誅其無玉石俱焚者

乎因盡捨討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璇題就有

日矣將致書於祕監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

公與樂天俱興平年傳法堂師弟子

值正郎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獲戾于門下矣且

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然

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座客旁觀靡不股慄

公婉詞敬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見拒是

所願也非敢望也正郎頽怒稍解則請斗釀而歸至家獨飲其

半寢酣數刻嘔噦而興乘醉揮毫黃絹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

文思古謇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畢

嘆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

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幢因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在

以寶車名馬繪彩器翫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

省札大忿擲書於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

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

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

分錢不得已上實錄正小校既恐且怒躍馬而歸公門下之僚

屬列校咸扼腕切齒思嚙其肉公聞之笑曰真命世不羈之才

也立遣依數酬之愚幼年嘗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有二後逢寺之老僧曰師約

者細爲愚說其數亦同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比之

雍絳泛舟之役正郎領受之無媿色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

爲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臧獲及里中小兒輩箕斂蜂巢購以

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爛於碓杵曰絞取其液以酬所

痛又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呼杖不及則

擒嚙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訐之性率此類也

參寥子曰禰衡恃才名傲黃祖而死正郎以直氣詆晉公而

生尊賢容眾之風山高水深之量較之古今懸雞鳳矣至於
皇甫正郎螯指而淦眾巢信乎拔劍逐蠅之說

吐突承璀地毛

仲尼云必也正名乎近世逢掖恥呼本字南省官局則曰版圖
小績春闈秋曹北省官位則曰紫微貂蟬側坡夕拜未嘗正名
其名豈宣父之本意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方承恩顧及將敗
之歲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璀嘗華一室紅梁粉壁爲謹詔敕藏
機務之所一日晨啟其戶則有毛生地高二尺許承璀大惡之
且恐事泄乃躬執箕箒芟除以瘞雖防口甚固而亶亶有知者
承璀尤不欲達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嘗所親附者曰姑爲我微
行省闈之間伺其叢談有言者否甥稟教斂躬而往至省寺卽
訶詰守衛輒不許進方出安上門逢二秀士自貢院迴笑相謂